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九

起二年九月盡五年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詔内外文武官年高致仕者參朝之班在本品覓任之上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按儀制令凡景星慶雲爲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爲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烏朱雁爲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

草木連理爲下  
瑞其名物十四

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

唐六典禮部郎中凡祥  
瑞應見皆詳其物名

嘗

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  
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天少  
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  
宮人無用者尙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  
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宜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  
儷於是遣尙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  
後所出三千餘人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隋代重舉秀才天下止  
十餘人而正倫與兄正元正藏一家三秀才甚爲當時所稱美  
己未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 古長城秦蒙恬所築者也自  
漢至隋沿邊所築城障非一  
處而長城之近表 未有如秦者也 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竝出三

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修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三者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 壬申以前司

農卿竇靜爲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聚斂靜鄙之對

官屬大言曰

司農官屬有丞主簿上林太倉銅盾藥官四署令丞太倉永豐龍門等倉司竹慶善石門溫泉湯等監京

都諸宮苑總監諸苑苑監苑四面監九成宮監諸鹽池監諸屯監各有監副監丞苑總監又有主簿諸鹽池諸屯監無副監 隋

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

楷大慚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

尙儒術宰相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

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

襄公杜淹薨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

遂安公壽宗室也

上以瀕

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

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

旨曰匹夫猶敦然諾奈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上復

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

於朝堂

閣本太極宮圖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左右承天門外尋悔朝也東朝堂之前有脯石西朝堂之前有登聞鼓

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

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

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

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

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彥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

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

復其官則得蔭其子若孫唐制凡用

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 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腹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鶴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鶴竟死懷中 十一月辛酉上祀園丘 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瑗反死見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九年 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

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

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

齊桓公過郭氏之墟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惡惡公曰若子之言何至

於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亡也

今此美人尙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

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

考異曰實錄新舊書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賢主既

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是人汎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用之今從貞觀政要

上使太常少

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

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朕實卿

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游說邪彥博拜

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

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納諫

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

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太宗日人皆以祖孝孫爲知音令

教聲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爲不存意乎乃教所司令舉其  
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爲教女樂責孝孫臣恐天  
下怪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心腹應須中正何乃附下罔上爲孝  
孫辭溫彥博等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之樞  
近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以臣至此常奉明旨勿以臨時  
順怒卽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爲  
責只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陛下太宗怒未已僚然作色公又曰  
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  
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

公等勿爲此不盡

言也 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  
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  
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上  
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  
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西突  
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俟屈利俟



毗可汗國人不復弩失畢部五弩失畢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

西突厥有

部泥孰亦一  
般之部帥

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

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  
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  
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  
西突厥者皆叛之 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辭延陀其  
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  
師望閒道齎冊書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  
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  
接沙磧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  
是歲洛州都督屈突通薨通性剛毅志尙忠慤檢身清正好武

略善騎射仕隋爲武侯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一無所縱時  
通弟蓋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爲之語曰甯食三斗艾不  
見屈突蓋甯服三斗蔥不逢屈突通其爲人所忌憚如此及仕唐  
從平薛舉時珍寶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一無所染時桂州都  
督李宏節亦以清慎稱旣沒其家寶所藏珠上疑宏節實貪欲追  
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而不變者屈突通張道  
源二人通二子來調共乘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陛下所知也今  
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上曰朕未之  
思耳遂置不問于是通之清操益顯

紀貞觀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 王將耕藉詔議藉田方面  
所在先是置藉田壇于城東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

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緣

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

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於東方且朕見

居少陽之地居少陽之地蓋以即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

癸亥卜耕藉於東郊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司空裴寂嘗聞其言

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京師上數之曰計公勲庸安得

至此直以恩澤爲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

之由也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

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武德四年以始

安郡之龍平縣靜州靜平郡會山羌作亂以爲山羌則當是劍南之

之蒼梧置靜州靜平郡靜州然劍南之靜州武后

時方置若以爲嶺南或言劫寂爲主上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

之靜州則羌當作蠻

也俄聞叔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 二月戊寅以房元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以尙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上錄繫囚有劉恭者頌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爲乃釋之 丁巳上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元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

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元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  
所容元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因之比見漢書載子虛  
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  
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宏義宮更名大安宮唐會要武德五年營宏義宮以

帝有克定天下之功別建此宮以居之既禪位高祖以宏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遂徙居焉改名大安宮馬周所謂大安宮在城之西甲午上始御太極殿高祖之傳位也帝卽位於東宮之顯德殿高祖徙居大安宮帝始御太極殿

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  
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元齡  
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  
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

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

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匹 五月乙丑周王元

方薨 六月戊寅以旱慮囚 在平人馬周

在平縣漢屬東郡應劭曰在莊山之平地

者也後魏屬東平原郡後齊廢隋開皇初復置屬貝州唐屬博州賈曰漢在平故城在博州之聊城縣東北○在晉池 少孤

貧好學性落拓不爲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州助教日飲醇酎音

不以講授爲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游於曹汴又爲

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游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惟供諸

商販而不顧待周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人深異之而

周不之顧也及至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壬午以旱詔文武

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考

日舊傳云貞觀五年據實錄謂在此年五年 上怪其能以問何對

不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今從唐歷附此

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

鄭樵曰素以御史監郡謂之監察御史漢罷其名晉孝武太元上中始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隋改檢校御史爲監察御史

以常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丙子

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

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

懼始遣使稱臣請尙公主修婿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

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驅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

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

拓設卽何史那社爾與欲

谷設分統救勒諸部欲谷設卽爲回紇所破者也按舊書李大亮傳頡利既亡之後拓設諸種散在伊吾塞北霜旱糗

糧乏絕四也頡利疎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

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眾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係據山險大軍出

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顏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拔梁師都

事見上卷上年

丁亥命兵部尙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九月丙

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

竝帥眾來降 壬子以有年賜酺三日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

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

武達二年分甘州之船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酒泉郡

甘州刺史

成仁重與戰破之

甘肅二州相去四百二十里

捕虜千餘口

上遣使至涼州

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

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

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曰古人稱一言

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酺胡餅一枚雖無千鎰



之重乃朕自用之物苟悅漢紀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

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

爲通漠道行軍總管敕正通漠道通漠原文作通漠道此從太宗本紀也今從李勣本傳改之兵部尙

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

在城王道宗爲大同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

行軍總管暢武非地名也營州邊於東胡故命萬徹爲總管使之宣暢威武以美名寵之耳新書帝紀作營州都督薛萬

淑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

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厥突利可汗帥所部來奔

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 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

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

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

外當元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眾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

而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

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 閏月丁

未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

州之西

東謝蠻在西黎之南居黔州之西三百里有桂嶺關詔以東謝為應南謝蠻在隋牂牁郡地南百里有桂嶺關

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

宋白曰黔州黔中郡秦置漢通渭五溪之地又為武陵郡之酉陽縣地武

帝於此置涪陵縣蜀先主立黔安郡後周建德三年置黔州貞觀四年移州治於涪陵江東彭水之東

是時遠方諸

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

王會圖從之

考異曰實錄新舊傳皆云正會圖按汲冢周書有王會篇柳宗元鏡鼓歌呂述豔夏斯朝貢圖皆作王會

今從

乙丑牂牁酋長謝龍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牁為牂州

東九百里即牂牁國其王號鬼主其別帥曰羅殿王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一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牂州之北一百五十里

有別部曰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為軌州各以其酋長

充州蠻 為刺史党項地互三千里姓別為部不相統壹細封氏費聽氏往

利氏頗超氏野辭氏夏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既為

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為岨奉嚴遠四州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

周滅宕昌鄯至而党項始疆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

齊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拓跋氏之後為

西夏李繼遷○岨音居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

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房元齡王珪掌内外官考唐考法凡百司之長

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内外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

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精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

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羅盡才

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寔近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

儀式勸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

最大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禮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

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鞠

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學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

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吏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爲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彈持爲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爲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蓄藏明於出納爲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爲歷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爲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爲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不擾姦盜不行爲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爲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賊寇修理爲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下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虛誕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事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几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元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閒能無一二人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

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釋不問 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貞觀四年春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

邑進屯惡陽嶺

惡陽嶺在定襄古城南善陽嶺在白道川南

夜襲定襄破之

傳志朔州馬邑郡治

善陽縣漢定襄縣地有秦時馬邑城武周塞後魏置桑乾郡隋置善陽縣又隋志雲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卽文帝所築以處突厥啓

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者當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又舊志曰雲州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恆安鎮也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及定襄縣置於此卽後魏所都平城也開元二十年改定襄爲雲中縣而武德四年已分朔州之秀容爲定襄縣今見於九域志者皆州之定襄而北定襄白石晉書謂入于北國其名晦矣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宋白曰朔州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後魏初之雲中也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眾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

大磧之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陷蕭后及煬帝口也

之孫政道來降蕭后入突厥見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二年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

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啟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瓚請鞠之

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旣往

之罪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漢地理志雲中

郡治雲中縣鄠道元曰雲中城東八十里百城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慮城又有後魏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虞氏記云

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一大城其一箱萌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轉焉畫見羣鳥游於雲中徘徊經日見火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爲我平乃即其處築城今雲中故城是也又有芒于水出塞外南逕陰山東西千餘里芒于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策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自北出有高坂謂之白道嶺芒于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新志雲州雲中縣有陰山道青坡道皆出兵路宋白曰漢雲中郡在唐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雲中故城是也趙武侯所築漠五原故城亦在今勝州榆林縣界

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溫湯

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

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於鐵山

鐵山蓋在陰山北

餘眾尙數萬遣

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

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

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

考異曰舊書靖傳以

爲謀出於靖勣傳以爲謀耳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

姓新書回鶻傳有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囁羅勿曰新耽息說曰何勿噶曰葛薩曰斛鹽素曰藥勿葛曰奚耶勿此則統後

來疆盛所服九姓是時所謂九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

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

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

韓信所以破齊也

謂漢遣郦食其說下齊韓信乘其無備襲破之

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

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

大喜意自安武邑蘇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

賊每先登陷陣及是靖使帥二百騎爲前鋒

武邑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晉屬武

邑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冀州

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

里馬先走靖軍至虜眾遂潰

考異曰舊書靖傳曰靖軍逼其可帳十五里虜始覺定方傳曰靖使定方

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掩擊殺數十百人頡利畏威先走今從唐歷唐儉脫身得歸

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



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

得度其大酋長皆帥眾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

至大漠

此後方盡有隋恆安定襄之地

露布以聞

丙午上還宮

甲寅上謂侍

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

故稱臣於突厥朕每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者暫動偏師突厥破

滅前日之恥庶幾可雪子是大赦天下賜酺五日時靺鞨亦遣使

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爲突厥已滅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

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以御史大夫溫彥博

爲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戶部尙書戴胄爲戶部尙書參

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三月戊

辰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

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  
可汗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眾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爲右  
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啟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  
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  
攜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  
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新志曰黃河東  
端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永濟橋也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  
匿于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眾奄  
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眾來降漠南之地遂空頡  
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  
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 蔡成公杜如

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如晦字克明少英爽  
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吏部侍郎高孝基深器  
重之後既拜相封公每思孝基有知人之鑒爲樹神道碑以紀其  
德及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人久之語及如晦必流  
涕謂房元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突厥  
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舊書帝紀曰御順天  
門唐六典皇城南門  
中曰承天門隋開皇二年作初曰廣陽門仁壽元年改曰順陽門  
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曰承天門若元正冬至大陳  
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  
則御承天門以應政蓋古之外朝也順天樓卽順天門樓盛陳文  
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  
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  
四也我有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

大入爲寇

便橋事見一百九十年  
一卷高祖武德九年

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

館於太僕厚廩食之頡利子戀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

供戀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戀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

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上皇聞擒頡利歎曰

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

閣本太極宮  
兩儀殿之

北爲延嘉殿延嘉殿之東爲功  
臣閣功臣閣之東爲凌煙閣

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

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

域其降唐者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

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

此兗豫言禹迹  
九州大界也

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

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旣得

而臣之請皆實之河北河北謂北河之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

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

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

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

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

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寶靜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

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邱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

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

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

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爲徙於兗豫

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  
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  
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害也今幸而破亡陛下  
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  
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累近十萬數年之  
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  
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郭欽論見八十一卷晉  
武帝太康元年江統論  
見八十三卷惠  
帝永熙九年  
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秦之域  
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  
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  
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

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

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置順佑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

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

都定  
督襄

府餉治甯朔雲中都督府僑治朔方之境按甯朔縣亦屬朔方郡舊書溫彥博傳曰帝從彥博議處降人於朔方之地則二都督府

方明矣

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酋

順州僑治  
楚州南之

戊午

上戒之曰爾祖攷民挺身奔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

事見一百七十八卷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

爾父始畢棄德不報而反爲陪患

事見一百  
八十二卷

十一  
十一年

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

汗者懲啟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

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

爲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尋以爲北開州都督使統

頡利舊眾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為豐州都督

隋以五原郡置豐州

大業初廢唐初張長遜降後置豐州尋廢是年復以突厥降戶置豐州九原郡

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

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

安者近萬家 辛巳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

上啟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 丁亥御史大夫蕭瑀劾

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虛掠俱盡請付法司推

科考異曰舊傳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蕭靖軍無綱紀致令虜

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據實錄彥博二月已為中書令三月始擒頡利今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

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

事見一百七十九卷隋文帝開

皇二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加

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



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

林邑獻火珠

唐書婆利東有羅刹國其人能隨朱髮黑身獸

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午時以珠承日影以艾承之則火出

有司以其

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

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閒何足介意 六月丁

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甯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

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

此三州與祐化長北開四州後皆省

史善應亦阿史那種史單書其姓耳

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元

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

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

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

豈非洛陽之

地不及關中之形勝耶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

事見十六卷漢景帝

三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

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又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  
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夏摩火出乃鑄鐵爲轂  
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  
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臣聞阿房  
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故陛下初平洛陽  
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見一百八十九卷曾未十年復  
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  
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元素曰卿謂  
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  
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元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  
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

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綵二百匹魏徵聞而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秋七月甲

子朔日有食之

乙丑上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

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

餐而食

侍衛未得下牙不皇坐食故立駢儻餐而食也

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

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

多疑於物百以欺孤寡而得之謂羣下不可信任事皆自決天下

至廣一曰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旣知主意唯

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

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想天下之事關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

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

治平因敕百司曰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  
盡已意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爲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

蕭瑀爲太子少傅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

步輿卽步  
挑輿也

使之乘至

閣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綱爲陳君臣  
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視事上令  
綱與房元齡王珪侍坐商確古來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竊以爲易每吐論發言  
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先是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  
而辭辯房元齡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

考異曰舊傳云元齡  
等心知其是不用其

言按元齡若用心如此安得爲賢相且  
事之用指在太宗非由齡元今不取

元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

過瑀劾奏之上竟不問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罷御史大夫爲太子

少傅不復預聞朝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

伊吾即漢伊吾盧之地在大磧外東

至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是年遣伊吾縣及伊州伊吾郡於其地

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

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

此磧即伊吾東之磧

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

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

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

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

蕭條

甘涼瓜沙肅等州皆河西也

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

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

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

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

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青婦人從

其夫色 甲寅詔以兵部尙書李靖爲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

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 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

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淑萬均  
之兄也 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

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爲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

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旣滅舉其屬七

城來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西伊州六年改曰伊州

思結部落饑貧朔州

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

不禁及儉徙勝州都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

其部落說諭徙之代州卽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者儉

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

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二

皆漢牂牁郡之地武德四年以思州南夷縣置夷州貞觀元年廢

是年復以思州之都上縣開南蠻置夷州義泉郡隋之明陽郡地

也費州涪川郡隋黔安郡之涪川縣地是年分思州之涪川

涪川其陽并臨南蠻置宋白曰費州因州界費水為名己卯上

幸隴州後魏分涇岐二州之地置東秦州大統十七年壬午詔

改隴州治涇源縣在長安西四百九十六里自古明王聖帝賢臣烈士之墓無得芻牧仍春秋致祭

干月辛卯獵于貴泉谷甲辰獵于魚龍川獻獲於大安宮冬十一月壬

辰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甲子車駕還

京師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唐藝文志有

明堂圖側人圖明堂人形圖戊寅詔自今母得笞囚背黃帝明堂經

明堂孔穴圖皆鉞灸之書也十二月甲辰上獵於鹿苑武德九年分京兆

之高陵置鹿苑縣乙巳還宮甲寅高昌王麴

文泰入朝其妻宇文氏請預宗籍詔賜姓李氏封常樂公主西域

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

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

也

事見四十三卷  
建武二十三年

今天下初定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便不自安

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今署訖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  
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  
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遣止之 諸宰

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元齡已下卿宜悉加  
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  
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  
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  
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上深以爲然眾亦服其確論 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雖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神農氏世衰蚩尤爲暴虐黃帝征之禽殺蚩尤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誅之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農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

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斲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  
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  
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  
云安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  
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竝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  
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  
康甯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  
豈獨在朕乎房元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  
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  
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上謂秘書監蕭瑀曰卿在隋世數見皇  
后乎隋煬帝蕭后璟同產也故帝問及之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

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恆有申使察之

煬帝猜防齊王時事略見隋紀

聞其宴

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

之閒且猶如是況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

王遠矣瓊瑁之兄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爲眾

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會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

咄兵敗逃於金山爲泥孰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爲大可汗

是歲詔州縣學立孔子廟 龜茲遣使獻馬上賜璽書撫慰甚厚

自此歲貢不絕

貞觀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癸酉上大獵於昆

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

禽於大安宮 癸未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

封禪上手詔不許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

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月

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

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

舊宜悉剗削加土爲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

爲邵王元名爲譙王惡襄爲魏王元祥爲許王元曉爲密王庚戌

封皇子惲爲梁王惲爲鄭士貞爲漢王治爲晉王曄爲申王諱爲

江王簡爲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薛叛

部內附處之任城王道宗追擊破之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

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

口 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李綱薨綱字文紀少慷慨有

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瑗慕後漢張綱爲人乃改名焉始仕隋事太子勇繼仕唐爲太子建成傅皆以直道不合然上皇極重其爲人每手敕未嘗呼名初周齊王憲女嬀居無子綱瞻恤甚厚綱薨其女被髮號哭以父禮喪之

李綱先爲齊王憲參軍事見一百七十三卷陳宣帝太建十年

秋八月甲辰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河內人

李好德得心疾妄爲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旣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

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 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尙書戴胄表諫曰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竝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餼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以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沍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實府庫絹布所出歲過百萬丁旣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空虛宜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後成亦不謂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

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麗上遽命毀之免璡官胄貞正明敏達於從政曉習律令處斷明速貞觀初嘗爲尚書右丞尋遷左丞議者以爲左右丞之稱職者武德以來一人而已冬十月丙午上逐羗於

後苑唐長安苑城袤遠包漢長安故城在其中程大昌曰唐太極宮之北有內苑有禁苑太極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北

禁苑又居內苑之北禁苑廣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東抵霸水其西南兩面擡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皆禁苑之門也日光化日芳林日景耀六典曰禁苑在大內左領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滻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二十里左領

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爲之止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

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卻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議者多守常轍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所謂鑿舟求劍未見其可今使勦賊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閒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省司謂尚書省主者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世無虞十一月丙辰詔皇家宗室及勦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

鸚鵡能言鳥也萬震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



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性尤慧解陸佃埤雅鸚鵡人舌能言青羽赤喙蓋青者又凡稱也舊說鸚鵡足趾前三後一其口下喙眨上惟鸚鵡四趾齊分兩喙俱動如人目喙眼喙也眨目動也○喙音檢眨音三入聲

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倭國遣使入貢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丙子上祀圓丘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

日尙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

武德中置內教坊于禁中有內教博士太常寺

有太樂署鼓吹署

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

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

惡逆者一覆奏而已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護等復上表

請封禪不許壬寅上幸驪山溫湯癸卯獵於驪山賜新豐高年

帛有差戊申還宮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

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

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

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日薩末健亦曰濕末健元諫謂之悉萬斤

其王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蔥嶺即有其地以昭武爲號示不忘本也上曰前代帝

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

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

名朕不爲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  
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  
希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  
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  
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  
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  
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  
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是歲高州總  
管馮盎入朝未幾羅竇諸洞獠反 竇州漢端溪縣地隋爲龍州德  
德縣武德四年置南扶州貞觀  
六年更名竇州取州 敕盎帥部落二萬爲諸軍前鋒獠數萬人屯  
界有羅竇洞爲名 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矣連

發七矢中七人獠皆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  
賞賜不可勝數益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爲  
治勤明所部愛之 新羅王眞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爲王

徵順州都督突利入朝至并州病卒 召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高士廉爲吏部尚書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不親扶侍  
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士廉在蜀隨方訓誘風俗頓改又因暇日引  
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隱士朱桃椎者成  
都人也澹泊無爲披裘帶索浮沈人間人莫能測長史竇軌遺以  
鹿幘鹿鞞鞞同鞞 逼署鄉正桃椎委之於地不肯服結廬山中夏則  
裸居冬則緝木皮樹葉以自蔽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屨置  
道上見者曰此朱居士履也爲易米茗置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太宗貞觀五年

唐紀九

臣

通鑑補

終不與人接其爲履柔細促密人爭鬻之士廉下車以禮招致降  
階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出士廉拜曰祭酒教我以無事治蜀邪乃  
簡條自薄賦斂蜀士大治屢遣人存問桃椎桃椎見使者輒走林  
草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人以爲美談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

起六年盡十一年  
四月凡五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癸酉靜州獠反右武衛

將軍李子和討平之 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

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

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

邪且禮云口啟不壇掃地而祭定表至誠

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  
也大報天也兆於南郊

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

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

考異曰寶錄唐書志

及唐統紀皆以爲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爲太宗欲封泰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

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功雖高而民未懷惠德雖厚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而瘡痍未起遠夷雖服而慕義未深符瑞雖臻而曆羅猶密歲雖豐稔而倉庾尙虛且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今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蕭條何以能給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病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

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不止十年之病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  
已又安元氣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封禪則萬國  
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尙希灌  
莽極目龍木叢生也  
莽草深茂也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

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  
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將幸九成宮通  
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曰離宮游幸此乃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  
禹湯之所爲也上曰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豈爲游賞乎  
賜思廉絹五千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  
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定  
省者也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鑾輿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



旦暮至也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且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畱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

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臣又伏見東宮太

子之居猶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

此因大安宮在西邊謂帝所居

角東制度比於宸居尚爲卑小雖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節儉陛

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

修高大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周又上疏曰臣聞致

化之道在于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在于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皆樂

工輿阜雜類韋縠提斛斯正更無他材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眾

正可賚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使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士君子

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上深納之上以新令無三師官

二月丙戌詔特置之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有從駕宮人憩於

漳川縣之官舍俄而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

別所而舍靖珪上聞而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

輕我宮人卽令案驗漳川官屬及靖珪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

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則官

吏訪朝廷法式歸來則陛下問人閒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

官吏亦不可不謁至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官吏

恐不益德音徒駭人耳目上曰公言是也遂俱寢而不問庚午

吐谷渾寇蘭州州兵擊走之丁丑賜民八十以上粟帛長樂

公主將出降

唐會要長樂公主下嫁長孫沖

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

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

永嘉長公主高祖女下嫁實奉節又嫁賀蘭僧伽

魏徵諫曰昔漢

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

事見四十五卷

永平十五年

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

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

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

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

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

賜徵

考異曰舊文德皇后傳云使齎帛五百匹請徵第賜之魏文貞公故事云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緡百匹詣公宅宣命今從

舊魏徵傳

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和貲公宐常秉此心勿

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

延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

唐制皇后之服褙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青緌成爲之遺服

赤質五色十二等素影中原補領朱羅殺襖襖膝隨袋色以纁  
領爲樣用翟爲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神紐約佩綬如天  
子青襪賜加金飾首飾大小華十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  
二樹以象袞冕之旌又有兩博髮

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夏四月辛卯

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

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五月以秘

書監魏徵檢校侍中 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鄧悼王元亨薨 金州西城

鄧梁置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尋改曰金州 辛亥江王壽薨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

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

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

掠而去 焉耆國東鄰高昌爲討高昌張本 己巳詔天下行鄉飲酒禮 辛未宴

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

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

擊薛延陀爲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譏有乙利可汗功最

多乙利西突厥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

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未幾設卑

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

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

因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考異曰舊傳冊爲吞阿婁按奚利

利邲咄陸可汗今從實錄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

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

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

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

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

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得其終若朕能慎終如

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九月己酉幸慶

善宮上生時故宅也

以高祖武功舊第爲慶善宮

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清

平呂才

清平縣屬博州劉昉曰本漢貝邱縣隋曰清平

被之管弦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

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

才有巧思故命以所賦詩被之

管絃以爲樂章以童子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破陳樂號七德舞擊刺往來發揚蹈厲以象武功 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

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殿道宗目幾

眦考異曰唐書云嘗因內宴於御前殿宇文士及曰汝有何功合居吾上太宗慰諭之方止今從舊傳上不懌而罷

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其保富

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醢非高祖之罪也

國家網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敬

德由是始懼而自戢冬十月乙卯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

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罷帝親爲上皇捧

輿至殿門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 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

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上見而憐之以魏州地多麋鹿歲

元年分宏農二縣置虢州虢郡宋白曰帝王世紀云虢有三周封虢仲於西虢虢州之地也封虢叔於東虢今成皋也陝郡平陸是北可以游獵乃以頡利爲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爲

右衛大將軍十一月辛巳契苾酋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降詔處之於甘涼之間以何力爲左領軍將軍 庚寅以左光

祿大夫陳叔達爲禮部尙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讞言

見一百九

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

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

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

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



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 是歲党項羌  
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 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上諭以  
醫有氣疾恐登高墮劇公等勿復言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  
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  
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  
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  
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  
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  
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已  
貞觀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 左傳楚莊王曰武有  
七德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眾豐財故以爲樂舞之名杜佑曰破陳樂舞圖左四  
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鶩鶴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

陳之形命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習之凡  
爲三變每變有四陳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發提蹈厲  
聲韻源慨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元武門奏七德九功

之舞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周  
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  
之臣往往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  
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優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  
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三月丁卯雨土三日 三月戊子

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秘書監魏徵爲

侍中 直太史雍人李涪風

雍縣屬岐州

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

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  
驗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亦有

之而推驗七曜竝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異其說因詔令爲之癸巳黃道儀成奏上之其儀表禮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鼈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游儀圓樞爲軸以連結玉衡游筭而貫約矩規又元樞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元樞之閒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爲之 夏五月癸未上

幸九成宮

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

雅州漢嚴道縣地隋廢州

置臨邛郡唐復爲雅州

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周範卒上行

幸常令範與房元齡居守範爲人忠篤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元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 辛未以張士

實爲冀州道行軍總管使擊東西玉洞反獠

冀州臨江郡漢猛陵縣地隋爲永平郡武

林縣貞觀三年置冀州於今州東仍於燕州之故所置冀州稱燕東西玉洞蓋在冀州界

九月山東河南四

十餘州大水遣使賑之 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

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

考異曰四年實錄云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

何顓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集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九人今從新舊刑法志 無一

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 十一月壬辰以

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

下謂陛下爲私上不許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

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

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

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師羅城東南隅本隋

世之離宮也青林重復綠水瀟瀟帝城勝景也丙辰校獵少陵原

少陵原在長安城南屬萬年縣界戊午

選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

考異曰舊高祖紀八年酺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還置酒於未央

宮高祖實錄不記年月唐太宗實錄八年正月酺利可汗死今從唐歷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

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

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

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

呼萬歲 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

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

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有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

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

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以風勵太子 工部尙書段綸

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

傀儡木偶戲也杜佑曰  
窟窿子亦曰傀儡子作

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上  
所好闕市盛行焉余按列子像師以此伎奉周穆王其來久矣

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

邪乃削綸階

嘉陵州獠反

嘉州眉山郡漢犍爲南安縣地陵州  
陵山郡漢蜀郡廣都犍爲郡武陽二

縣東界  
之地

命邗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之

唐揚州有邗江府兵○邗  
音看平聲字從干不從千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

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

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

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

耳 以散騎常侍顏師古爲秘書監師古博覽羣書尤精訓詁上

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師古于秘書省考定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復詔諸儒詳議于時傳習已久皆其非之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言曉答援據詳明出其意表人人歎服因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師古既專典刊正凡古籍奇字眾所共惑者皆隨宜剖析曲盡其源嘗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時謂杜征南顏秘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忠臣

貞觀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玉洞反獠平之軍還上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遷左領軍大將軍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考異曰實錄謂本紀但云遣蕭瑀等巡省天下按時止有十道而會要統紀皆云發十六道黜陟大使據姓名止有十三人皆所未詳故但云諸道未得其人李靖

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  
瑒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  
窮乏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

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初吐谷渾可汗伏允

考異曰實錄十年立諸葛錡詔

稱伏允爲順步薩鉢今從舊傳

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

宋白曰鄯州西南至鄯州廣城縣故

承風嶺吐谷渾界一百九十五里

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

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婚伏允又遣兵寇

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

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

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元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

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眾以擊之



吐谷渾中有赤水城近河源考異曰實錄六年三月吐谷渾寇蘭州不云遺志元擊之吐谷渾寇蘭蘭二州無年月新本紀此夏遺志元實錄十月志元破吐谷渾故參酌置此又新書本紀是夏吐谷渾寇京州遺志元等伐之實錄十月辛丑志元破吐谷渾而不書遺將日月新紀亦無破吐谷渾月日實錄寇京州在十一月今參用之

秋七月山東河南淮海之

開大水 八月有星孛于虛危歷于元枵上謂侍臣曰是何妖也

虞世南曰齊景公時有彗星晏子告景公曰公穿池畏不深築臺恐不高行刑恐不重是以天見彗爲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星滅若德政不修麟鳳數見無所補也苟政教無闕雖有災愆何損于時伏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勿以太平日久而驕逸慎終如始彗何足憂上斂容曰吾年十八而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重以辭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驚猛竇建德跨有河北王世充雄據洛陽足爲勍敵皆爲我擒故頗有自矜之意

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其爲是乎上屢請上皇

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九成宮卽隋之仁壽宮隋文帝仁壽四年崩於

仁壽冬十月營大明宮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曰東內程大昌曰大明宮地本太極宮之

後苑東南面射殿也地在龍首山上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痺惡太極宮卑下就修大明宮改曰蓬萊宮以爲上皇清

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辛丑段志元擊吐谷渾破之

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二十餘里吐谷渾中有青海闡駟曰漢金城郡臨羌縣西有卑禾羌海世

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西平唐鄯州也吐谷渾驅牧馬而遁甲子上還京師

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上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自古富貴

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進不休公今引退朕深嘉之欲成

公美以爲一代模楷不可不聽十一月辛未以靖爲特進封爵如

故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俟疾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

章政事

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歐陽修曰平章事之名始此

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

考異

曰太宗實錄贊普作贊府高宗實錄棄宗作器宗今從舊傳

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近世浸彊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

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尙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

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鴟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

曰吐蕃而姓勃率野或曰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

傳檀傳檀為乞伏熾熙所滅樊尼挈殘部降沮渠蒙遜沮渠滅樊尼率兵西濟河踰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

贊故號君長為贊普其地直長安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劉昫曰吐蕃秃髮氏之後語訛曰吐蕃宋白曰樊尼奔沮渠蒙遜署臨松

郡丞沮渠滅建國西土改姓勃率野時人謂丞為贊府語訛為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

考異曰舊傳云吐谷渾拘趙德楷太宗遣

使宣諭十餘返竟無後心九年詔李靖等討伐太宗實錄己丑吐谷渾拘我行人趙德楷即下此詔十二月遣李靖等今從實錄據

傳傳拘德楷在前據實錄先遣使宣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

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

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

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

道利州刺史高甑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

西海鄯善且末皆府破吐谷渾所置郡名積石

山在隋河源郡赤水城亦在河源郡鹽池在西海郡并突厥契苾之眾擊吐谷渾帝聘隋

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充華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

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元

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賴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

婚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為

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

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

中牟縣漢屬河南郡

晉屬滎陽郡後魏屬廣武郡爲治所隋開皇十年改曰鄭縣上言

縣大業改曰圃田縣唐武德三年更名中牟丞貳令治縣事

上言

修洛陽宮勢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四匹他日徵奏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五條其略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宏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于

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  
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擢溫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樸素革  
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醜言過行  
見嗤于鄉閭忘義昵私取損于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  
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于是可興禍亂何由而作又竊  
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伏願愛其財而勿殫惜  
其力而勿竭況畿內數州實惟邦本地陬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  
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強本弱支自古常事今關河之  
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爲差等  
均其勞逸又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勲貴之家俸祿足以供  
器服乃戚戚于儉約汲汲于華侈放息出舉追求什一公侯尙且

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實由於此有瀆朝風謂宜懲革又仕以應務代耕今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又密王元曉等皆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可如此素亂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上善之季輔名馮以字行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徒出關覓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兄墓甚爲士友所稱由是羣盜歸附之眾至數千尋與武陟人李厚德率眾歸國數上書切諫時政得失上嘗賜鍾乳一劑曰進藥

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陁利失可汗

乙貞觀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

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壬午赦天下 乙酉鹽澤道

行軍總管高祖生擊叛羌破之 庚寅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

定分九等

蓋於三等各分上中下也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

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

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

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夏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

考異曰舊道宗傳云賊聞軍至走入嶺山已行數千里諸

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并行兼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



險山勢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庫山嶂山不知其所以吐谷  
爲同異據嶂山已行數千里今不取今卽以爲庫山之戰也吐谷  
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可  
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曷者段志元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  
蓋虜猶完實眾爲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  
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  
考異曰舊道宗傳云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靖傳  
云軍次伏候賊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  
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惟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  
積石山按實錄庫山之捷可汗謀將入磧以避官軍道宗復曰柏  
海近河源古來罕有至者賊旣西走未知的處今段之行實資馬  
力今馬疲糧少遠入爲難未若且向鄯州待馬肥之後更圖進取  
君集曰不然段志元曩者纔至鄯州賊眾便到城下其由彼國尙  
完旣徒阻命今者一敗以後斥候亦絕君臣相失父子攜離乘其  
追懼取同附拾柏海雖遙便可鼓行而至也中分其軍爲兩道靖  
靖又然之道宗傳與實錄相違今從實錄

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

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

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

水經注湟水自臨羌縣東流合龍駒川水又東合晉昌川水又東合長甯

川水又東合牛心川水水出西南遠山東北流

又敗諸赤水源

考

日實錄癸巳李靖侯君集在城王道宗等破吐谷渾于赤水源按上文自庫山中分土馬爲兩道靖趣北路出曼頭山踰赤水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然則赤水之戰君集道宗不在彼也今刪去其名又吐谷渾傳獲其高昌王慕容孝儒不知在何戰今亦去侯君集在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山

多積雪經破邏真谷逾漢哭山其地無水人斃冰馬噉雪五月追

及伏允於烏海

隋志河源都有烏海在漢哭山西

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

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赤海蓋卽赤水深廣處考異曰舊萬徹傳作赤水源契苾何力傳作赤水

川今從實錄

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甲辰羣臣請上

準遺誥視軍國大事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

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爲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鬪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

蜀渾山

山在赤海西

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

姑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至且末窮其西境時

伏允在突倫川

考異曰吐谷渾傳云伏允西走圖倫磧蓋即突倫川虜語轉耳今從契苾何力傳

將奔于

闐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

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

其巢穴耶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

考異曰吐谷渾

傳云萬均率輕銳追奔入磧數百里及其餘黨破之蓋何力先進而萬均從之也

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

飲之斃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

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

考異曰吐谷渾

傳柏海作柏梁今據實錄實錄及吐谷渾傳皆云君集與李靖會

於大非川按十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柏海並在其

西且未又在其西極遠據靖已至且未又過烏海星宿川至柏海

豈得復會於大非川於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渾傳又云兩

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真谷大甯王順乃降按實錄歷破邏真谷

又行月餘日乃至星宿川然則破邏真谷在星宿川東甚遠矣豈

得返至其處大甯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主於隋久

郭今從實錄不得歸伏允立他子為太子及順歸意常快快

順歸見一百八十七卷高祖武德二

年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眾心斬之舉國請降

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眾散稍盡為左右所殺

考異曰吐谷渾傳云

自益而死國人立順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

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趙胡呂烏甘豆可汗

趙音胡猝起走貌上慮順

未能服其眾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

六月己丑羣

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

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秋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

敏擊叛羌破之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

長陵漢高祖陵也皇甫謐曰長陵東

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房元龜云高九丈蓋尺度之長短有古今之異也 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

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

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

欲雖錮南山猶有隙

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

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

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

其言深切誠合至理

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

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邱隴如此其大安知無金玉邪

且今釋服已依霸陵

用漢文帝遺詔三十七日釋服也

而邱隴之制獨依長陵恐

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

班固等述白虎通義六卷

爲三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

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書一通藏之宗廟用爲子孫永久之法

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爲漢天子卽位卽營山陵近者十餘歲

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爲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

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房元齡等議以爲漢長陵

高九丈原陵高六丈

原陵漢光武陵也

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

原陵之制從之辛亥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

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

是增修太廟祔宏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爲六室

宏農府君諱重耳

房元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爲始祖

涼王李暠諱武昭

左庶子于志寧議以

爲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上從之党項寇疊州李

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爲鄉導党項酋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喜暴掠我今諸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軍之道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關水關水在党項界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士卒死亡多乙卯道彥與皆坐減死徙邊上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辭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己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具言赤水之戰拔萬均兄弟於國中及見排毀之狀也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

陛下爲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

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

北門元武

門也按會要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何力檢校屯營蓋十二年以後事史究言之

尙宗女臨洮縣主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

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甌生坐滅死

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

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

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李

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

上欲自詣園陵

園陵

謂獻陵

羣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

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

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



獻陵在京兆三原縣之東十八里

廟號高祖以穆皇后祔葬

太穆皇后竇氏初葬壽安陵今祔獻陵

加號太穆皇后

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

師古議以爲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戊午以

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

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

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

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

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臣有逆眾以執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

孤特以執節明主恕之以勁昔聞其言今覩其實瑀不遇聖明求

免難矣

特進李靖

唐六典正二品曰特進注曰二漢及魏以爲加官從本官服無吏卒品第二位次諸公在

開府驍騎上江左皆兼官梁陳第十七北齊

特進第二品隋特進爲正二品散官唐因之上書請依遺詔御常

服臨正殿弗許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爲其  
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  
詔兵部尙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  
宜討之

貞觀十年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  
那社爾爲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  
聞可汗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  
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不能爲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  
我足矣諸設慚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  
眾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旣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  
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眾十餘萬自稱都

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  
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立且留鎮撫今遽捨之  
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  
餘日會陞利失可汗立社爾之眾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逃歸陞利失  
失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  
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眾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  
於長安尙皇妹衡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壬子尙書左僕射  
房元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詔藏於祕閣初有詔遣  
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  
史李百藥撰齊史元齡徵總加裁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而隋史  
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 癸丑徙趙王元景

爲荆王魯王元昌爲漢王鄭王元禮爲徐王徐王元嘉爲韓王荆

王元則爲彭王滕王元懿爲鄭王吳王元軌爲霍王幽王元鳳爲

號王陳王元慶爲道王魏王靈夔爲燕王蜀王恪爲吳王越王泰

爲魏王燕王佑爲齊王梁王愔爲蜀王郢王惲爲蔣王漢王貞爲

越王申王慎爲紀王

自恪以下皇子也

二月乙丑以元景爲荊州都督元

昌爲梁州都督元禮爲徐州都督元嘉爲潞州都督元則爲遂州

都督靈夔爲幽州都督恪爲潭州都督泰爲相州都督祐爲齊州

都督愔爲益州都督惲爲安州都督貞爲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

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

唐制凡注官階卑而擬高者則曰守階高而擬卑則曰行今張亮行

都督事乃用宋齊諸王典方面上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

置行事之例與注官之行不同

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

爲泰圖東宮張本

三月丁酉吐谷

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願歷行年號遣子弟入侍竝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爲河源郡王烏地也拔鞬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尙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夏六月壬申以溫彥博爲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爲侍中師道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庶幾也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團池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侍中魏徵有以無功於國徒以辨說遂參幃幄深懼滿盈頻表遜位上曰朕拔卿於讐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其功大矣卿不見金之在鑛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斯爲人寶朕方自比于金以卿爲良匠卿年未衰何得乃爾至是又以目

疾求爲散官上不得已以徵爲特進仍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參議

得失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竝同職事

特進散官也祿賜吏卒同

職事官所以優賢也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

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

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豫章

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

豫章公主上女也

妃嬪以下有

疾后親撫視輟己之藥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

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

唐制太子乳母封郡夫人時州遂安郡

嘗白后以東宮

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

器用邪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

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

中夕告變上擐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亂天下法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語房元齡元齡白上上哀之欲爲之赦后固止之及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帝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秘計未嘗宣洩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

漢書曰非有葭

莩之說張晏曰葭蘆葉也葭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葭者其情中白皮至薄者也張言葉裏白皮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非也○葭音字

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

以邱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

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游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

兒女輩不必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取衣中毒藥以示上曰

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耳己卯崩

于立政殿

開本太極宮圖東上閤門之東有萬春殿萬春殿之東有立政殿唐六典太極殿之北有兩儀殿兩儀殿之東

曰萬春殿兩儀之左曰獻春門獻春門之左曰立政門其內曰立政殿

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

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

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

見四十六卷漢章帝建初二年

是開其禍敗之源

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

唐內職有宮正糾愆二史記功書過六典尚儀司籍

二人掌經史教學奏女則者蓋司籍也。愆音牽短通

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



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

諫之言失一頁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元齡使復其位 秋八

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

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月庚

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將軍段志元宇文士及

分統士出肅章門唐六典曰西內太極殿次北曰朱明門門之左曰慶化門右曰肅章門肅章門之西曰曜政

門又曰兩儀殿蓋古之內朝也承天門之東曰長樂門北入禁

門又北入慶化門則宮內也承天門之西曰永安門北入安仁門

又北入肅章門則宮內也 帝夜使宦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元閉門不

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元曰夜中不辯真僞竟

畱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眞將軍也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

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

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嶷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 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蔥嶺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甘棠在西海之南崑崙人也二國皆在西域上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不逮耳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顛

蹟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  
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元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  
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  
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春秋僖七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洮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

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  
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  
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勳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  
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  
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  
之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

百萬緡

宋白曰饒州黃為郡縣吳置郡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州復為鄱陽平陳罷郡為饒州徐莊都陽記云北有堯山又

以地饒術遂加食為饒今郡圖又云以山川物珍奇故名饒上曰朕實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

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

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

於谷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漢之桓

靈乃聚錢為私藏

市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元年

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

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

唐制

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上中府正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上府果毅都尉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從六品下凡十道

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

東宮

六率者左右南率擬上臺左右衛將軍左右宗衛率擬左右領軍將軍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將軍後又置左右虞候率擬左右

金吾將軍左右內率擬左右千牛將軍通謂之十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

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

越騎者言其勁勇能超越也

其餘爲步兵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當

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

時制五百里爲五番

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若簡點宿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

丁貞觀十一年春正月徙鄆王元裕爲鄧王譙王元名爲舒王

辛卯以吳王恪爲安州都督晉王治爲并州都督紀王慎爲秦州

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汝等地居茂親勉思藩屏王室以義

制事以理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慎吾與汝外爲君臣內爲父子

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飛山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曰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盛強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者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久長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故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于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于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

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  
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  
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  
哉 房元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爲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  
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理論情深爲未愜今定  
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沒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  
下稱賴焉元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笞刑五自十至于  
五十杖刑五自六十  
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  
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  
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  
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  
子配饗元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

德以來敕格定雷七百條至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鎖杖笞皆有

長短廣狹之制

械其頸曰枷械其手曰杻創以鐵勁束之也鎖以鐵環當之也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

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紐音紐鑲鎖通 自張

繯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

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

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

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

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德

威姿貌魁偉以幹略見稱而閭門友睦接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

分贍宗親居官以廉平著譽百姓爲之立碑頌德 上以漢世豫

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二月丁



已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甲子上行幸洛陽宮 壬午

獵于鹿臺嶺

上至顯仁宮

隋志河南壽安縣有顯仁宮煬帝大業元年所起

官吏以缺

儲侍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

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

以爲賞罰

見一百八十三卷大業十二年

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

之乎晉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甯有足耶上驚曰非

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飢舍而宿

今供頓如此豈得嫌不足乎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子上

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

洛陽西苑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慮其泛溢

爲三陂以禦之一曰積翠二曰月陂 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

結怨於民

築西苑見一百八十卷大業元年

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

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酒酣上與羣臣各賦一事上賦尙書曰日昃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豫商辛亦流湏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趨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上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房元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詔行之徵以修定新禮當封一子爲縣男徵請讓兄孤子叔慈上爲之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辛亥獵于廣成澤以禮部尙書王珪爲魏王泰師唐初因魏晉之制諸王置師一人開元改曰傅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尙南平公主公主上女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

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

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

笄竹器也以盛棗栗殷脩盥以盤水沃洗手也婦以

特豚饋士昏禮曰男坐于阼階西面婦立于房外南面婦執笄聚栗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腰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明婦順也右肝載之舅祖左胾載之姑祖各以南爲上○笄音煩殷音段不可作殷饋是屬病音加殷是截脯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羣臣復請封禪上使秘書監顏師

古等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

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

防穰蔽則思延納疾譏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  
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  
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